读群

李大伟

三人曰众,一伙成群,手机屏幕上常常聚首的曰“群”。群里面,认识的或不认识的,国内的或国外的,即便“浑身不搭界”,哪怕“远开八只脚”,因缘而聚。或者是同学,或者是同事,或者有相同的爱好的陌生人,拉入群里,“捡入篮里都是菜”。群,是相关者的沙龙,研发者给它起了个很亲热的术语:朋友圈。你真的以为群里都是朋友,你就弱智了。朋友圈里的朋友,可以同分享,不能共患难。不少朋友圈是因无聊而聊天的吐槽圈、党同伐异的利益圈。

在此大家互换信息,懒惰的转发段子,勤快的码字搞点原创,相当于群内的《报刊文摘》,特点:针对性强;优点:群里都是活雷锋,纯粹义务。而且,免不了有点糨糊。

今天的都市,你脱离了群众,但脱离不了群。一个个群,就像一垛垛黄脓鼻涕黏附着你。进公司了,有工作群,功能相当于班级里的黑板报。谁也不敢在此就身边事胡说八道,群里的人,个个像个穿大黑袍的女人,将自己遮严,言语谨慎,仿佛参加追悼会,你不得放肆,因为老板就像“地下工作者”,在此潜水不冒泡。这个群,除了通知,就是接受,没有议论。发布方礼貌,接受者客气,仿佛知识夫妻分手后,路上邂逅,彼此很客气,这就叫礼貌。什么叫礼貌?假客气!

五颜六色

小孩上学了,小妈妈起码有两个群,好比“双枪老太婆”。首先是家长群,老师在此发布回家作业,家长群就是个义工群。倘若有人在此春光乍泄班主任的生日信息,你就不得不响应,先破财,后心安,以免灾,这个群又是债务平台。还有一个是妈妈群,仅限家长,三五成“群”,传递负面信息,偶尔揭竿而起,筹划炒某某老师的鱿鱼,民意在此充分酝酿发酵,表现出它的“恶”的阴面。老师因为职业,成为“暴君”、成为众矢之的。这个群,老师被摒除在外。这个群就是吐槽平台;还会常常转发“没有孩子却有育子经验”的教授们的段子式警句。为了探究育儿秘诀,焦虑的妈妈们,天天刷,时时刷,就像股市红绿屏幕,倘若你是其中一员,不得不看,成为累赘,深深被套,而且没有熔断机制。

我乃无业游民,只能参加大学同学群,男生为主。里面,忧国忧民的多,义愤填膺的多,胡说八道的多,我谓之“许三多”群。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百里挑一的“精英”,自视甚高,舍我其谁,好为人师,好指点江山。争论得面红耳赤,忽然上来一条养生短文,大煞风景,仿佛一顽童躲在篱笆背人处低头撒尿,忽然有人后面拍他一下,顿时头颈颤抖,大小便失禁。转发者已是外婆了(我们那一级同学,年龄相差几乎一轮)。接着阿婆阿奶纷纷呼应,然后转入家长里短,学习平台变聊天平台。鄙人只能自我安慰,好比插播广告,好比剧场休息,好比“跑片未到,稍等片刻”,正是上厕所“放龙”的最佳机会。

好玩的是老邻居群们,群友都是发小,有缘分,无利益,不呛人,有益无害,近似补药。在此发言、发飙、肆无忌惮,像个四岔路口的茶馆;对于男人,更像个混堂,嬉笑怒骂,一片茫茫雾气。

有了微信有了群,再孤僻的人也有了朋友。你可以没有父母,但不会没有朋友。互联网时代,朋友的定义要修改了,首先可以不认识,其次不分区域,再次不辨雌雄,居然天南海北、莫名其妙地欢聚在一屏,很像大学同学群的名称:乌合之众。入群等于吸毒,时不时、忍不住翻阅。微信绝大多数没有价值,偶尔看到一篇文章精彩,于是天天期待天天刷,企图沙里淘金,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,却怀着挂一漏万的焦虑,一有空,看这个群、逛那个群,忙得像“华威先生”,更像邮递员,忙着开一个个信箱。因为失望多,所以就更渴望,生怕遗漏,结果呢?天天有所盼,常常无所获,心情与一句清诗相仿佛:“相见亦无事,不来常思君。”自从有了群,我们总是鹄立以待,像移山的愚公一样,被一个期待忽悠。

征求群众意见后应有反馈

沈顺南

最近,小区管理部门向居民发出征询单,征求大家对新的一年小区建设和管理的意见和建议,不料,响应者寥寥。一打听才知道,不少居民担心自己所提的意见建议又会如以前那样泥牛入海无消息,提了也白提,没有必要费神费脑,为这种形式主义去理单。

时下,许多管理部门通过发放征询单、设立意见箱、开通热线电话、手机微信、政务网、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征求意见,但听取意见后杳无音信的情况并不鲜见。应该说广泛听取群众意见,出发点是好的,它是领导和管理部门『接地气』的重要手段,也是广开言路,促进工作的举措。但要取得实效,操作中还应做好后续沟通工作。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往往都经过深思熟虑的,也是颇为慎重的。如果征集意见后就默不作声,没有任何反馈,久而久之,群众自然就产生了『提了也白提』的想法,甚至会认为这些部门在作秀,搞形式主义,有损部门的形象。

其实,对意见的反馈并不等于采纳意见,也不等于承诺,它是一种与群众沟通的方式,一种对群众负责的态度。『知屋漏者在宇下,知政失者在草野』,各级领导和管理部门对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建议,应予以高度重视,如果有些意见建议采纳了,要及时进行反馈,予以一定的鼓励,提高其建言献策的积极性。如果工作繁忙,人手紧张,难以一一反馈,可以将意见建议进行归类,对于有共性的意见建议,采取集中反馈的方法;如果意见建议在现行条件下一时难以被采纳,也要及时进行反馈,讲清道理。只有真正建立好与群众的沟通互动机制,才能更好地汇民智、聚民力,走实走好群众路线。

灯花

百岁不稀罕

(牛博士对马妞说)

戴逸如 文并图

你以为我一定有兴趣?那是“你以为”。恰恰相反,我没兴趣。是,稿费不低,印数不少,有兴趣写的人多着呢。什么“百岁寿星谱”,什么“百岁老人的养生之道”,什么“百岁”、“百岁”、“百岁”……类似的书已经出得够多,这类节目也是新媒体的热门。谁不追求长命百岁?谁不热衷养生之道?呵呵,我没兴趣,可以吗?而且,我断言,没兴趣的还不止小猫三只两只。

有人说了:七歪八牵活百岁,不如堂堂正正活一天;愚昧邪乎活百岁,不如勤学求知活一天;懒懒散散活百岁,不如努力精进活一天;不知成败活百岁,不如见微知忌活一天;不知真知灼见活百岁,不如亲饮甘露活一天……

谁说的?不是我说的,是两千多年前为追求人生真谛而放弃王位继承权的悉达多说的。

对,你讲得一点不错,差不多同时期我国的孔老先生也说过精神完全一致的话: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。

时间前进了两千年,应该是人人都懂的常识了吧?却被嘲讽为“唱高调”,你想想有多可悲!

懵懂的情怀

陆华芬

刚刚初中毕业的他俩,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一个新建农场下的新建连队。他侠骨柔肠、英俊帅气,出生于工程师家庭,住上只角花园洋房;家中不仅有红木家具,更有藏书无数;本人也手脚勤快,且还乐于助人。凭借这些优渥的条件,赢得不少漂亮女孩的青睐。然世事弄人,就像许多“狗血”剧的情节:对于那些倾心于他的,各色倾城美女们的各种示好,他视而不见,却唯独钟情于一个长相一般、“凡心”不动的文弱女孩。他知道她酷爱阅读,故一有机会返城,就会为她调换一本本沉甸甸的书籍。她则常把书中的故事复述给同伴们分享,听众之中自然是少不了他的。

一晃过去了两载有余,她有幸被选送上大学。在那等待入学通知的日子里,她参加了连队的开河工程。他们第一次被分在一个组内干活,他对她照顾有加,总也舍不得往她的担子里多装泥土。而她虽说外表柔弱,内心却亦是极要强的。倘若由己之原因落下进度的话,她一定会觉得万分不妥。因而再三叮嘱他切莫装少了河泥。而他则不慌不忙,但凡稍有落后,便拿过她的筐子,自装自挑。看着他举重若轻、踩着稳健的步伐,只一眨眼的工夫,就把进度给超了上去,她煞是欣赏。然而,她终究还是觉得平白地让他为己多劳,实在于心不安。

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就在开河结束,入学通知书下来的前夕,一场车祸将她送入医院,头脸被缝了几十针,包了个严严实实。从窗户玻璃反射的影像中,她隐约看出自己的模样,不禁失声痛哭,悲不自胜。他与另一女生一起要求看护,也就在那一刻,他对她吐露心声,问她:“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?”她被这意外感动得潸然泪下,一时竟哽咽着说不出话来。她想:“就我如今这模样,破相是铁定了的。若放在别人,躲避都唯恐不及,哪还会让这等麻烦事连累到自己?看来他的心肠真是太好太好了。”她问:“是否因为同情?抑或安慰?”他答:“非也!是我早就认定你是个细心善良、知书达礼之人。”她进而问:“从何而知?”他曰:“是由一碗面和一首歌引出的感觉。”她笑问:“何时给你吃过面,唱过歌的?我怎不知?”他解释曰:“有次我感冒发烧,难受得整日不想吃不想喝地昏睡,就是你的一碗热汤面,让我霎时心头一暖,顷刻间病就好了一半。另有一次,你在田头唱的一首《洪湖水,浪打浪》,给我留下了极深极好的印象。”她边听边点头,想着他竟把那些连她自己都早已忘了的平常琐事记得那么牢,便越发感动。

伤还未愈,头上绑着绷带、身体虚弱的她,急急地上大学去了。求学对她来说,就像久旱逢甘霖。她被那么多新鲜的知识深深吸引,尤其是还要投入到许多技能性的练习,感觉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够用,渐渐地也就模糊了从前。印象中,她似乎隐约记得,他曾到学校来送过两次电影票,可是都被她婉言谢绝了。之后,在他也上调后,她感觉自己尚未进入恋爱状态,出于不想含糊其辞,耽误了他的心态,所以就坦诚相告……再数十年之后,她从农友口中得知,他婚前谈过数次恋爱,而当别人每每问他:“觉得哪个最好?”他总是一句:“她最好。”她很是汗颜,深感歉疚。他又一次感动了她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此“平剧”不是那“萍聚”

何鑫渠

外出旅游,旅友们晴天赏景,晚上娱乐。有的讲课,有的读诗,有的朗诵,有的轻歌,有的曼舞,各显神通。大家也希望我展展歌喉。我不擅此道,只得讲了个故事:

我从小缺乏音乐熏陶,又没有弹琴、跳舞、唱歌的机会。而且,当时家里连可以听歌的收音机都没有,所以唱歌总是跑调,是一个自然标准的音乐盲。

第一次的笑话出在“文革”上初中时。那时唱的都是“语录”歌曲。同座是一个打扮时尚、整天嘴里哼着小曲的“活跃”分子,严格地说在那个年代属于“流里流气”的人物。一天上数学课,他哼起了“我叫王小义,我叫买买提,今年都是十八岁……”,我一听就略显不爽,对他说上课不要唱黄色歌曲好吧。同座自然不服,与我评理。到老师处,老师公正处理:“歌是一首反映民族团结的好歌,但不可以在数学课时唱歌。”虽然被各打了五十大板,但我对音乐却很有挫败感。虽说以后上音乐课认真了许多,听歌也没有出过洋相,但歌唱水平似乎没有提高。

改革开放后,有一回,我与邻居跑到基督教堂里凑热闹。最后要唱圣歌时,友善的教徒把歌词本向我推了过来。我自然认真地哼唱起来。一会儿,旁边的教徒不断地轻轻推着我。开始我不明白,继续歌唱着;最后,他实在忍不住地说:“您的歌声一句都没有准的,起到了标准的破坏作用。”我只得动动嘴皮子,把声音卡在喉咙里。

还有一次是在唱卡拉OK时,众友歌唱不停,其中一个麦霸占着半小时不肯下来,主持人自然引导说:“鑫渠,你今天没有展喉,现在把机会让给你好不好?”大家一阵掌声,拍得我头上冒出了汗。我只好解释我的嗓子唱不了高音和低音,只会唱“平”的“平剧”。不想主持人真的把一首《萍聚》点好了。我傻了眼,只得反复解释我只会唱“平”的“平剧”,《萍聚》那样的歌真不会唱,最后用三声狗叫代替唱歌。

听了我此“平剧”不是那“萍聚”的故事,大家明白了:人各有所长,有的人不会或不喜表现。就像那天,两位第一次参加我们活动的旅友,他们总是默默地为大家倒茶、拍照,做着其他服务。这不是“表演”,而是本色流露。总之,休闲活动还是自由些好,千万不要强人所难。

晚上吃大饼油条

郑自华

早上吃大饼油条,在一段时间曾经是上海普通市民的标配,大饼油条再加上粢饭、豆浆合计被称为四大金刚。如果说早上吃大饼油条是为了填饱肚子,那么,晚上吃大饼油条已经成了时尚。

前不久,朋友请客,但前提是吃个新鲜,吃个别致,吃个花样。这些年,上海的饭桌已经发展得很丰盛了,但现在一下子真要说出个符合“新鲜、别致、花样”的要求,还不是一下子能想得起来的。有友建议,不妨晚上去虹口区的霍山路上吃大饼油条,此言竟然得到一致赞成。于是打的过去,车刚从临潼路拐弯,就见几开间的门面,灯火辉煌。上海人一向缺乏耐心,可每天有人在这里排队买大饼油条,真正令人匪夷所思。不敢说很长,但排上10分钟还是完全可能的。我观察了一下,排队的人中间有附近的居民,有骑车过来的,开私家车的,还有像我们这样打的过来的。有的人一买就是个大大的塑料袋,里面装着十几根油条。我们做了分工,两个人排队,还有两个人到店堂间抢占位子。店面不是很整洁,前面顾客吃完以后,服务员大姐就草草了事地用抹布将桌子擦了一下,事实上桌子上还有油腻。虽然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爽,但自我安慰,毕竟不是吃咖啡,吃西餐,哪有那么多的穷讲究?再说,吃大饼油条就是市井味道,人多,穿拖鞋、背心、睡衣睡裤,环境有点嘈杂。那时的饮食店就是这个样子。

我们买了四根油条、两个大饼、两个麻球、两块粢饭糕,再加四碗豆腐花。豆腐花中加辣油、虾皮、香菜,还未尝,香味已经扑鼻而来。除豆腐花每碗五元,其他品种每样单价四元。这大饼油条在我家附近只卖1.5元一根,这里竟贵出了一倍!

四个人围坐在一起吃大饼油条,倒不多见。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小时候的经历。那时一个人吃一根油条是很奢侈的事情,一般都是两个人吃一根,好在油条本来就是两个单根组成的,分起来方便得很,而且公平交易。奇怪的是,不少人吃油条喜欢蘸酱油,蘸一口吃一口,而且要蘸透。按理说,这是一种并不健康的饮食方法,可是现如今还有不少中老年人津津乐道于此,恐怕只能用情怀来解释了。

相比吃油条,吃大饼要有点技术含量。吃大饼的难处在于要做到芝麻不能掉落,这就需要双手托住,五指并拢。吃大饼的最大乐趣就是找芝麻。曾经听人说起过这段往事,在一家饮食店,快要收市的时候,来了一个顾客,坐在桌子旁,突然间猛击桌子,让人吓一跳,只见此人用手指将桌子缝缝中蹦跶出来的芝麻放入嘴里,如此一而再,再而三,桌子缝里的芝麻竟然被吃得干干净净。

上海的不少名人都十分钟情大饼油条。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一辈子喜欢吃它;老了,即使在外国人面前,他还宣传这东方文化之一的大饼。他说,外国人、华裔不远千里来中国访求大饼油条,称赞其风味之佳,无与伦比。可见陈从周老先生是深得大饼油条之味的!

早上吃大饼油条,是在匆匆忙忙中进行的,晚上吃大饼油条则笃悠悠的了。能将最普通的大饼油条打造成时尚,将下里巴人演变为阳春白雪,是需要有独特眼光的。这种时尚绝不是简单将早上改为晚上,将吃饭变成零食,将温饱改成休闲。时尚要得到认可,现在不少地方晚上开出了大饼油条店,就是迎合了这种需要。

七夕会 美食情怀